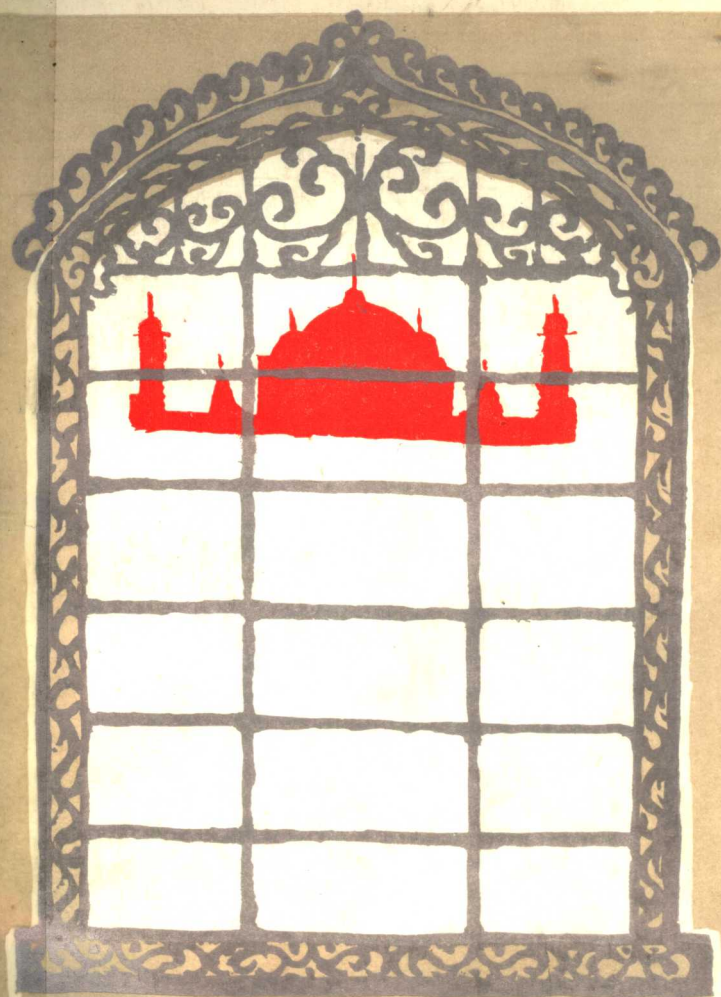




[苏] 尤里·纳吉宾著·赵洵译

皇村的早晨

• 四川文艺出版社 •



责任编辑：陈建华

封面设计：祝开嘉

版面设计：杨 桦

书名 皇村的早晨

作者 [苏]尤里·纳吉宾著

赵 询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攀枝花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9年3月第一版 开本 850×1168.1/32

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8.5

印数：1-1,000 册 字数198千

ISBN7-5411-0336-5/I·316

定价 3.20 元

译者的话^①

尤利·纳吉宾(Юрий Нагибин)1920年4月3日生,曾就学于国立全苏电影学院,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双重的错误》发表于1940年。卫国战争期间,他志愿参军上了前线,负过伤。1942年当他战斗在伏尔加河前线时,被缺席接收为“作者协会”会员。他的第一部小说集,战前就送到苏联作家出版社。他后来说:他很高兴那个集子未能出版,因为真正的生活和创作的经验来自战争。1943年他的集子《前线来的人》问世。战争期间他曾任《劳动报》的随军记者,战后为《社会主义农业报》记者,现任《我们同代人》杂志的编委。

纳吉宾是个多产作家,已出版数十部小说集。如《前线来的人》(1943),《伟大的心灵》(1944),《生命的种子》(1948),《制高点》(1951),《战争的故事》(1954),《冬天的橡树》(1955),《石门坎》(1958),《节日之前》(1960),《清水池塘》(1962),《回声》(1964),《遥远的和最近的事》(1965),《夜来客》(1966),《无敌的阿尔谢洛夫》(1972),《四月林中》

^① 《译者的话》编写过程中参考了伊·波加特珂《语言的价值》(1981),《苏联文艺》1980年第一期,及《苏联文艺百科全书》有关纳吉宾的条目。

(1974),《爱之岛》(1977)。70年代及80年代,他写了文学界、音乐界名人轶事中、短篇近20多篇,即《永恒的师友》集子,其中如《皇村的早晨》是写普希金在皇村学校的故事(1982)。除中、短篇小说外,他还创作和改编了许多电影剧本,其中三十多部已拍成电影,如《夜来客》,《主席》,《最慢的列车》,《女人国》,《柴可夫斯基》,《伊万诺夫一家》等。

纳吉宾写道:“作家以不同的方式走向同代人的生活,有的作家写一本又一本,缓慢地进入人们的生活,而读者有时自己也不知道,这位作家从什么时候起,成为他们所必不可少的朋友了。但也有另一种作家,他们很快被同代人承认为其生活道路上最需要的师友,他们仿佛觉得:‘我们彼此还了解得不多,但你是我们的作家,你出自我们的时代,和我们有着共同的痛苦、欢乐、希望、疑虑、期待和斗争,我们相信你,准备在我们生活的一切道路上跟随你前进’。他们是非常幸福的作家……”。①

如果我们同意上述的分法,我们应该认为纳吉宾是一位幸福的作家。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主人公常常是普通人:战士,猎人、儿童、守林人、运动员、教师、拖拉机手等等,他们甚至于不是什么光辉的典型人物,社会的最积极、前进的部分,正因为如此,在他们精神世界所涌现出来的反映社会 and 道德领域的变化和问题,就显得更深刻,更有代表性,更能为人们所理解。作者善于从最普通的、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的,惊人的,甚至于奇迹般的东西”,表达出对周围事物的独特而新鲜的感受。苏联文

① 尤·纳吉宾:《别林杰耶夫森林》1978,俄文版,《苏联作家》出版社。

艺评论界认为纳吉宾创作的主旨在于“唤醒人”，使人从日常生活麻木不仁的状态中苏醒过来，第一次意识到自我，发现自己身上美好的东西，成为比原来更高尚的人，认为他的作品体现了保卫人和自然之美的人道主义精神。他还认为人类的最神圣的本质在于人能够“永远不满足自己”，他是指人应该不断使自己的思想净化，永远追求人类历史形成的那些崇高的本性。

纳吉宾的小说富有生活气息，在细节的描写上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技巧，他笔下的自然景色充满活力，寓情于景，纳吉宾的早期作品色调鲜明，柔和，抒情笔调和细致的心理刻画相结合，就是描写战争的小说，也无不如此，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他的近作（《永恒的师友》，《别林杰耶夫森林》等）风格有所变化，带上了沉思的色彩，往往流露出作家对人生的感受和思索，就是在他描写过去时代的名人轶事时，我们也感到他们的思索、感受、欢乐和痛苦都和我们这一代人息息相关，不觉得他们陌生，得以使我们能够去真正理解他们。

从风格上说，我们不能说他像谁，但又谁都像，他不过是俄罗斯文学艺术发展的长河中连接过去和现在的一个环节。他“崇信”俄罗斯文学传统，他的作品跟古典作品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他并没有去模仿任何人，因而他并不具体地像哪一个古典作家，但他却继承了许多作家的优秀传统。他吸取了俄罗斯文学的激情、本质、创作的心理描述，更重要的是它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实质。

纳吉宾受过很好的文学教育和熏陶。自幼年时代起，他受到继父——作家雅·谢·雷加乔夫的亲切关怀以及他所处的文学环境的影响。继父培养他选择阅读伟大作家作

品的兴趣，使他能够摆脱追求趣味的读物，继父是他生活中的良师益友，形成他坦率的性格，乐观、追求光明的气质，与此同时，培养了他对周围世界善于进行清醒观察和感受的才能。他在自己的文学生涯中，一直感谢继父给予他的宝贵的生活和创作的经验。他的母亲克谢妮娅·阿列克席耶芙娜是一位很有教养的人，她以自己的坚强而又谆谆善诱的性格帮助了儿子的成长。他的小说《巴弗利克》就是他自传式的作品。小说中巴弗利克的学校要从莫斯科撤往中细地区，他向母亲告别时，母亲对儿子说：“那里离开正在决定祖国和人类命运的地方远了一点”，于是巴弗利克去参军了。这句话就是作者的母亲对他说的。他的短篇小说《我怎样成为作家的》和《我为什么没有成为足球队员》则是表示对继父的感激之情。

作家自幼有着丰富的生活体验，他生活在城市里，和继父在一起接触了各式各样普普通通的人。他有一位保姆，叫伏罗妮娅，她的妈妈一直活了92岁，常常在纳吉宾家中作客，她们都是他童年时代的亲人。他每年都去伏罗妮娅农村的家中度假，自幼学会干许多农活，接触农村里的事物，也给他的童年和青少年增添了许多欢乐。那里的土地并不肥沃，但却有硕果满枝的果园，夏日星光闪烁的夜空，黎明时的鱼钓，泥土地的木屋，温暖的炕炉，朴实的朋友，这一切给他一种多彩的生活感受，他经常处于城市和乡村不同生活环境的交替之中。他战后成了《社会主义农业报》的记者，是与他对农村的兴趣有关，也给他以后的写作提供了源泉。他参过军，打过仗，受过伤，当过随军记者，在电影学院读过书，再进入作家的生活圈子，这一切都为他成为作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纳吉宾的作品题材广泛，作品中提出有关道德、伦理、教育、社会心理、友谊、幸福、情操、善与恶，乃至50年代还刚刚被人们注意的生态学等方面的问题——这些涉及各种不同范畴的事物。他喜欢写中、短篇小说，在短短的作品中深刻揭示重要的问题，他说：“在我不胜任的文学事业中，写短篇更是双倍难以胜任的工作。”当有的读者认为他写作涉及的面太广泛时，他说道：“时常听到这样的意见，即如果你是写农村的作家，你就去描写农村，城市题材让别人去写。如果你对工厂有兴趣，你就去写有关生产的题材，不必今天写这，明天写那。我坚决反对给作家提出的这些建议，特别是对写中、短篇小说的作家更是如此。如果这样做，就会使创作贫乏化，缺少题材的广泛性。”

纳吉宾是个勤奋、不断求索、为苏联和全世界读者喜爱的作家，一位文学巨匠。

尽管纳吉宾所写的小说题材各异，但我们可以把他的作品分为如下的系列：①描写战争的小说系列，按俄国传统文学用语，称之为《猎人笔记》系列；②自传性小说——称之为《清水池塘》系列；③《童年的书》系列；④描写名人轶事的被称之为《永恒的师友》系列。鉴于他的近著《永恒的师友》更不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故选了其中的五篇，献给读者。

二

（一）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是一位誉满全球的俄国十九世纪的作曲家。他有许多为各国人民喜爱的作

品，如：芭蕾舞剧《天鹅湖》、《睡美人》、《胡桃夹子》、《第一钢琴协奏曲》、《第一弦乐四重奏》、《意大利随想曲》、《第四交响曲》（又名《我们的交响乐》）、《冬日的梦交响曲》、《第五交响曲》、《悲怆交响曲》等……。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深沉、真挚，感人肺腑，有浓郁的抒情气息，同时又具有强烈、激越、震撼人心的力量。列夫·托尔斯泰在听他的《第一弦乐四重奏》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时，感动得泪流满面。契可夫说过：“若论名次，他（指柴可夫斯基）如今在俄罗斯艺术中仅次于早已占据首位的列夫·托尔斯泰，而名列第二。”当然，文学和音乐不能完全划等号，这里只是说明社会对他的承认、嘉许而已。在音乐界，他确实是当时俄罗斯能进入世界音乐之林的最优秀的音乐家。一百多年来，他的众多的作品不仅在他的祖国，而且在世界许多国家的舞台上和音乐会上长盛不衰，有极大的生命力，就说明了这一点，他的音乐是属于全世界人民的。

在柴可夫斯基的创作生涯中，冯·梅克夫人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梅克对他了解至深，在经济上、生活上遭受不幸，在受到彼得堡“强力集团”压力而处境困难时，梅克都从精神上、物质上支持了他。可以说，没有梅克夫人就没有永垂乐史的柴可夫斯基。1866年柴可夫斯基应尼古拉·鲁宾斯坦的邀请，到新建立的莫斯科音乐学院任教，在那里工作了十一年。在这段时间里，柴可夫斯基的创作才华充分显露出来，创作的热望与日俱增。他渴求摆脱教学工作，专门从事音乐创作。但他没有别的收入，以保障生活的来源。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尼古拉·鲁宾斯坦（当时已是声震音坛的钢琴家了）关心柴可夫斯基的命运，珍惜他的才华，决心帮助他。1876年冬鲁宾斯坦在梅克夫

人的客厅里为她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暴风雨》(交响幻想曲)。当鲁宾斯坦确信梅克夫人被作曲家惊人的天才所震动时,向梅克夫人提出了在经济上资助年轻的作曲家的要求。资助某一有才华的艺术家,在欧洲是一种惯例,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事情。当时梅克夫人即慨然允诺。她眼睛里闪烁着光芒,面带微笑对鲁宾斯坦说:“我对您刚才谈到的青年人很感兴趣。不过您不必为他说那么多好话,在您说出这番话之前,他的音乐早已说明了一切。”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就这样“相识”了。但他们相约:只相互通信,永不见面。

梅克夫人对音乐有很高的修养和卓越的见解。柴可夫斯基称她为“能够了解我灵魂的友人”。他在一封信中对梅克夫人说:“如今从我笔下流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是献给您的!多亏了您,对创作的爱才以双倍的力量回到了我的身上,当我工作的时候,我一分一秒也不会忘:是您给了我继续执行艺术家天职的可能。”梅克夫人在以后的十多年中,对这位稀世的天才给予了巨大的支持。

1877年柴可夫斯基开始创作《第四交响乐》,他在信中对梅克夫人说要把这部作品献给她,他深信梅克夫人会在这部作品中发现她内心的思想感情的回声。乐曲完成后,柴可夫斯基按照梅克夫人的意愿把这部作品称之为《我们的交响乐》。他把《第四交响乐》献给梅克夫人,但乐谱上的题词却是:“献给我的至友”。这个至友是谁?只有他们两个人心里明白。

柴可夫斯基对自己创作的交响乐向来不作文字解释,因为他认为作曲家是无法把写作一部没有明确情节的器乐作品时心中所产生的不明确的感觉用文字表达出来,这是

只有音乐才能表述的事物。但只有《第四交响乐》例外。柴可夫斯基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对这部作品的引子和每一乐章作了具体、详尽的解释。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把乐思和音乐形象用文字表达出来。

梅克夫人对柴可夫斯基十分敬仰崇拜，她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作品有很深的理解，她曾写信给柴可夫斯基说：

“在您的音乐中我听见了我自己，我的气质，我的感情的回声，我的思想，我的悲哀……”。尽管他们两人从未正式见面交谈过，但他们的心灵是相亲相近、相知相通的。他们相互通信交往延续了十三年之久。1890年梅克夫人突然借口自己濒临破产，停止了对柴可夫斯基的资助，断绝了他的一切来往。柴可夫斯基受到沉重的打击，他感到不解，万分痛苦。他曾写信给梅克夫人，表示愿意从经济上帮助她，如果她处于困境的话，他没有得到回答。他又给她的学生——梅克夫人的女婿帕胡尔斯基询问事情的原委，回答只说因为夫人身患重病。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之间的友谊和爱情的佳话虽然就此结束，却给柴可夫斯基和后人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本集子中的《林子是怎么买到手的》和《当礼花熄灭的时候》两个中篇解开了这个谜。

实际上，他们是见过面的，而且在《当礼花熄灭的时候》一文中，那样真实地描写了他们在小亭子里的会晤，他们甚至于连自己都觉得是幻觉，是一个优美的梦。作者写得那样细腻、独特、感人。在这次会晤之后，梅克夫人给柴可夫斯基写了一封倾吐肺腑、表示爱慕的信。她知道，礼花并没有熄灭，最强烈、最美丽的礼花还静卧在草丛之中，心中蕴藏着星之雨，只要善于去找到它，收起来。那么，读者必然要问，既然他们两人这样相知、相与、相爱，

为什么每个人都在折磨自己，定下了如此残酷的条件，永不见面呢？那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知道，如果不如此，当时的社会就会吞噬了他们！想想看吧！安娜·卡列尼娜不是终于卧轨了吗？！这正是他们两人都不愿意发生的事。梅克夫人发现了柴可夫斯基这一天才，而柴可夫斯基则把创作看成第一生命，但由于生活不富裕，要花费很多时间去教书，而且彼得堡音乐界对他的作品风格还没有及时理解，阻力也很大，加上他个人生活上曾遭受的不幸，在精神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梅克夫人及时地发现了她，从各方面支持了她，他才得以战胜各种危机，终于成了伟大的音乐家。梅克夫人由于音乐造诣很深，因此成了他的知音和至友，这就是他们的友谊得以维系的条件。虽然作为男女双方，彼此都产生了爱慕之情，心灵上得到了慰藉，然而跨过这条禁区线，他们两人都是无能为力的。梅克家族是经济界的大亨，关系复杂，又子女众多，而且还联着如世林斯基一师赫玛托夫这样的高官显戚。梅克夫人自己管理着巨大的产业，面临着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然而从心灵深处，从气质上说，她却是一位艺术家，她需要的是真正的友谊、理解、知音，然而跨过某一界线，她就无法保持她和柴可夫斯基的友谊，也就无法给予他物质上的支持。柴可夫斯基也是一样，感情生活中的两次失败，相对艰难的生活条件，使他在抵御来自社会的各种压力、阴谋方面，已经望而生畏了。他只想保持自己能有一个相对平静的条件，得以从事创作，为俄罗斯音乐作出自己的贡献。他们这样保持了十三年的交往，这时柴可夫斯基已功成名就，梅克夫人的子女深怕母亲会把属于她的那部分财产遗留给柴可夫斯基，强迫她完全断绝了和柴可夫斯基的交往。纳吉宾写

了他们之间的真挚的关系，写了他们的痛苦和欢乐，他们的伟大和平凡，写了他们为艺术的献身精神，他们作出的牺牲，这一切都不过是旧俄罗斯可怕的上层社会造成的畸形现象，并不足奇。虽然作者使用的材料完全出自他们之间的通信、史料，但却是独具一格的优秀文学作品，感人至深。

拉赫曼尼诺夫是我国所熟悉的俄罗斯音乐家，但对他的生平知道得较少。他受过良好的音乐教育，完成第一部歌剧《阿列科》时，年仅19岁。他家境贫寒，生活的道路是坎坷的。少年时光，曾和远亲的姐妹、兄弟们度过一个难忘的夏天，他在这里结识了薇拉和纳塔莉娅，他的心得到了薇拉的友谊、爱慕以及纳塔莉娅深情的温暖。这篇小说描写了一群男女青少年的不同性格、心理，以及他们的游乐嬉戏，描绘得如此真切，颇有点《红楼梦》的笔触，别具风格。他和纳塔莉娅冲破了重重阻碍，终于获得幸福。而薇拉则因为未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而长眠地下。这就是著名的《丁香浪漫曲》的背景，在他回忆少年的游钓嬉戏中，也寄托着他对薇拉的怀念和对纳塔莉娅的赞美。这也是一篇真实的故事。上面的三个中篇虽然写的都是名人轶事，但其主题都是歌颂真正无私的友谊和爱情的。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那样：这种感情能提高对方的思想，也提高了自己，并不考虑个人的得失，而是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去帮助所崇敬的人，在事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在《当礼花熄灭的时候》中，当作者述说了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都已永归长夜之后，永生的王国开始了，他们……手挽手地走进了这个王国，这是事实。在拉赫曼尼诺夫的事业的成就中，纳塔莉娅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不像梅克夫人那

祥，她只能以一颗少女纯洁的心，和她的意中人一起走完了坎坷的一生，但却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没有她，我们就很有可能看不见这颗光辉灿烂的星。

（二）《皇村的早晨》只有一万字，几笔就勾画了皇村学校生活的画面，沙皇亚力山大的阴险狡诈，以及普希金立志改革俄罗斯语言和文学的意向，他要使它成为更接近人民，成为真正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文学，他为此奋斗了短暂的一生。称他为“俄罗斯文学语言之父”，是当之无愧的。

《十字渡口》是描写普希金好友德尔维格的不幸、孤独、他的勤奋、正派、善良，并为社会和一般人所不理解。在十二月党人被迫害之后的艰难岁月中，他勇敢地和沙皇进行了斗争。他的歌至今为人民咏唱。当时，只有普希金真正了解他，善于安慰他，能够燃起他胸中在皇村学校时种下的火种。这是个很短的短篇，却写得那么真切、抒情，作者讴歌他们的事业是不朽的。

纳吉宾虽然是很有名的作家，但他的小说，电影，中国广大的读者知道得很少，故成此小集。这几篇文章是根据苏联《艺术文学出版社》1982年《纳吉宾小说选》（四卷本）的第四卷译成的。在出版本集过程中，得到《苏联文艺》编辑部和邓蜀平同志的帮助，特此致谢。

本集中的全部注释是译者加的。

一九八六年五月于北京

目次

202	135	50	20	1	1
丁香	当礼花熄灭的时候	林子是怎么买到手的	十字渡口	皇村的早晨	译者的话

皇村的早晨

普

希金一睁开眼睛就醒过来了，觉得一身轻松，仿佛他并没有沉睡过七小时似的，只感到自己瘦瘦的身体，筋骨结实，热乎乎的。他总是裸着身子，只盖一条被单睡觉，而且也老是把它滚成一团，踢在脚下。五月下旬末的清晨，敞开着窗子送来料峭寒意，虽然如此，皮肤还是干爽热热的，仿佛被夏日的阳光晒过的一般。他用那凉凉的手掌去抚摩胸肌、狭小的胯股，使身子感到凉爽，两手得到温暖，知道这就是你，你的身躯，你是它的主宰，又是它忠实的奴仆，这一切都是多么愉快的感受呵！

他猛地蹦了起来，像一只猛兽，一点声音也没有，身子的弹跳力很好，他把毛巾放进摆在床头柜中的水桶里，用湿毛巾从头到脚把身子揩了一遍。然后穿上裤、袜和衬衫，侧耳倾听，沉睡中的皇村贵族学校里还是一片寂静。

隔板墙^①后面是性格稳重，举止安详的普什申^②，他睡得非常熟，一整夜都侧着身子，保持着他睡下时的姿势，但据他说，总是梦见裸体少女；德尔维格^③睡眠不佳，他白天半醒不醒的样子，而夜间则处于半睡不醒的状态；丘赫利贝克尔^④睡觉很不安静：一会儿惊呼，一会儿嘟嘟喃喃说梦话，一会儿大声喊叫；科尔弗^⑤睡得规规矩矩，堪称模范。珂尔查科夫^⑥小公爵睡起觉来，和大老爷差不多，鼻子里发出各种音响，像华彩乐段似的。每个人按他们的身体构造，习惯，甚至于生活地说的不同，睡觉的样子也各有特点。可是现在，对普希金来位，重要的是另一个问题：列昂琪学监叔叔在睡神的怀抱中表现如何！

学监叔叔睡觉的姿态是各式各样的，有时给人的印象是，他在有意无意地模仿他的学生。时而半睡半醒，很像德尔维格，时而他又大喊大叫，泣不成声或哈哈大笑，比丘赫利贝克尔还闹得厉害。有时他又很能克制，如莫杰斯特·科尔弗，有时鼾声如雷，非常自信地吹起了公爵的号角^⑦；不同的睡眠状

① 皇村贵族学校的宿舍是一个长廊，一侧用板隔成的很小的房间，每个房里住一个学生。

② 伊·伊·普什申（1798—1859），十二月党人，普希金之友，曾任莫斯科宫廷法官，“北方协会”成员，参加1825年12月14日起义，被判处终身苦役，写有《记普希金手札》等著作。

③ 安·安·德尔维格（1798—1831），诗人，普希金之友，《北方之花》及《文学报》编辑，写有新诗歌《夜莺》等。

④ 魏·卡·丘赫利贝克尔（1797—1846）十二月党人，诗人，普希金之友，参加1825年12月起义，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苦役。写有《拜伦之死》等充满人民革命激情的诗作。

⑤ 莫·安·科尔弗（1800—1876），男爵，俄国国务活动家，历史学家，写有《十二月党人起义史》等。

⑥ 亚·米·珂尔查科夫（1798—1883），公爵，曾任俄国外交部长，订立“三帝国同盟”参与者，俄国外交史上著名的外交官。

⑦ 指珂尔查科夫小公爵。

态决定于他在一天中喝了多少酒，酒的质量好坏和度数高低不同程度地作用于他的睡眠。列昂琪现在没有什么动静，至于他处于什么状态：警觉的？或者并没有什么威胁？就很难说了……

直到下决心之前的最后一秒钟，普希金差一点儿决定不出去了。当然他并非因为惧怕这位学监叔叔。原因是他一抬眼看见了那张斜面的学生用桌，上面放着一大把写秃了的鹅翎笔和写得密密麻麻的一张纸，这是他没有完成的《圣诞颂歌》，他本打算当天晚上读给他的朋友龙骑兵们听的。但那位正战战兢兢等待着他的纳塔莉娅的形象占了上风。

于是，把皮鞋拎在手上，普希金小心翼翼地开了门。他的房间位于长廊的尽头，正好和学监叔叔的房间挨着，学监的房门是开着的，列昂琪睡得很死，那样子像是拿棍子也打不醒。这就是说，他已灌下了数量够多的国产曲酒。只有这种酒，才能使我们具有海量的学监叔叔睡得这样死。

普希金穿好了鞋，向走廊的另一端走去。虽然天色尚早，可是不少皇村学校的学生都起了床。有人在祈祷，其声单调，其情真切；有人一面闭着嘴在哼小曲，一面刮着胡子；有人在喃喃地念着诗句。有韵律的诗行一向能吸引普希金的注意力。他视每一位写诗的人为自己的同仁，甚至包括油头粉面、令人讨厌的奥洛先珂·伊利契卡斯基和喜欢矫揉造作的雅珂夫列夫（虽然他只是偶然从事诗作，而且也写得不像样子），更不用说他视为知己、天赋甚高、也懒得要死的德尔维格和高尚、善良、狂傲不羁的丘赫利贝克尔了。

普希金相信：当上帝摇着初生人类的摇篮时，人们讲话用诗体，因为诗比那结结巴巴的散文更简洁、更优美、更符合崇高的未被践踏的人之本性。当人类完完全全地背叛了上帝，失